



高尔斯华绥选集

島国的法利赛人

陈其南著



陈其南著

岛国的法利赛人

島国的法利賽人

[英]約翰·高尔斯华绥著

余 放 諸葛霖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John Galsworthy
The Island Pharisees

本書根據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43 年版本譯出

島国的法利賽人

原 著 者 [英]約翰·高尔斯华綏
翻 譯 者 余 牧 諸 葛 霖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8 13/16 插圖：2 字數：191,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6,000 册

統一書號：16078·1222

定價：(九)0.94元

内 容 提 要

島国的法利賽人是高尔斯华绥作于1904年的一部优秀的、具有很大社会意义的小說。

小說描写一个英国上层社会的青年，大学毕业
后，不愿意做律师，到处“游历”，看到了英国社会的
保守、虛伪、欺詐的本質。他原来已跟一个“門当戶
对”的女青年訂了婚，但在看到了她的家庭也是属于
法利賽人——伪善者——一类，又看到跟他的未婚
妻在生活的根本問題方面有了根本的分歧后，毅然
提出解除婚約，表示他跟那个社会的决裂。

作者通过这对青年男女由恋爱、訂婚而退婚，全
面地揭露了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真实面貌，撕下了英
国帝国主义的假面具，暴露了它的丑恶嘴臉。这是
一本能够代表作者早期进步倾向的作品。

目 次

第一 部 市 鎮

第一章	社会	3
第二章	安东妮亚	13
第三章	动物园	20
第四章	戏剧	22
第五章	好公民	38
第六章	授与婚姻财产的决定	45
第七章	俱乐部	53
第八章	婚礼	62
第九章	宴会	67
第十章	一个外国人	72
第十一章	幻想	80
第十二章	不愉快的罗欧路	88
第十三章	家庭招待会	92
第十四章	夜总会	100
第十五章	雨板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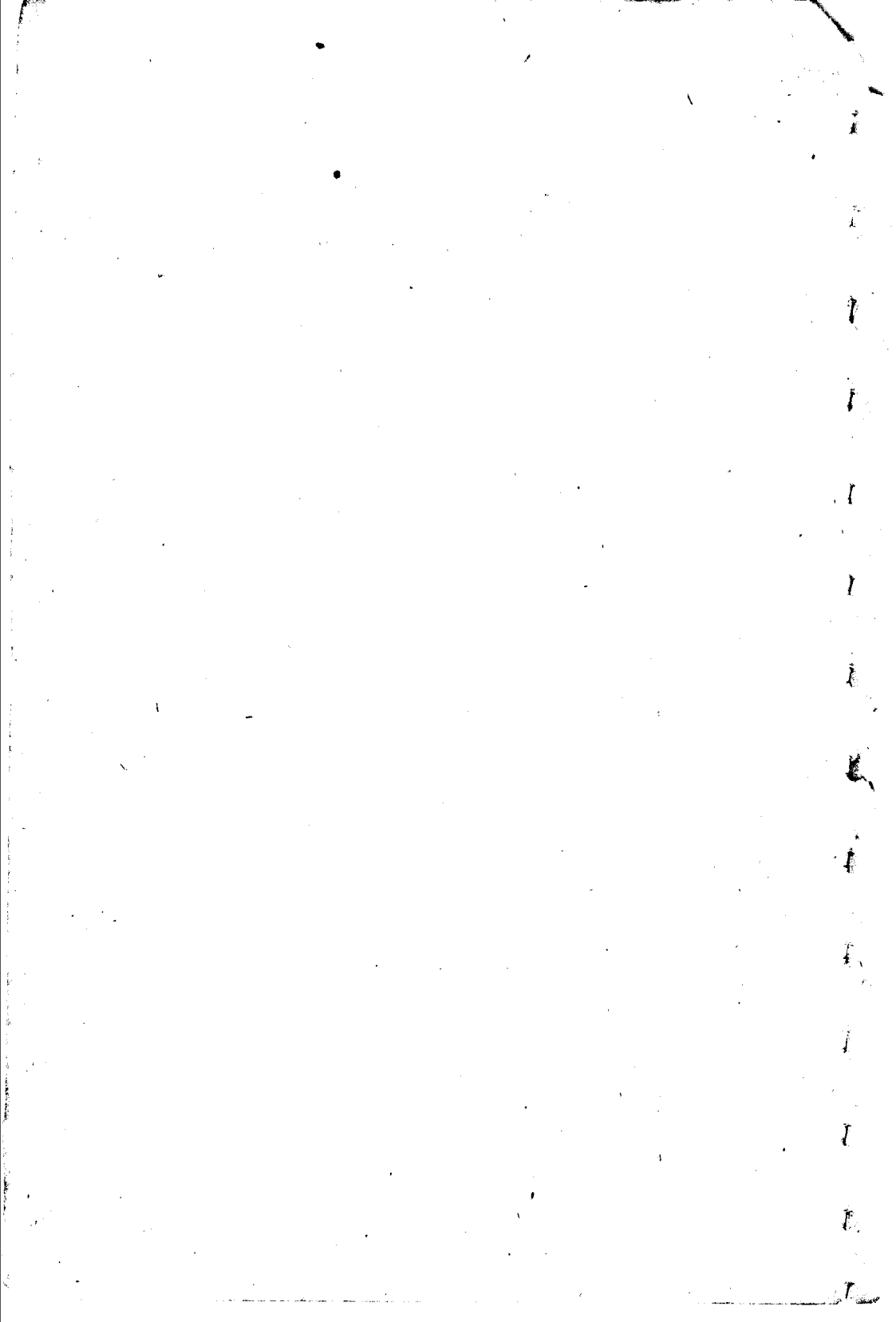
第二 部 乡 村

第十六章	印度文官	121
------	------	-----

第十七章	牧師	129
第十八章	學府風光	138
第十九章	偶然事件	147
第二十章	冬青橡樹園	159
第二十一章	英國人	170
第二十二章	鄉間別墅	177
第二十三章	彩色玻璃人	186
第二十四章	天堂	193
第二十五章	騎馬	197
第二十六章	候鳥	204
第二十七章	秘密	213
第二十八章	河流	221
第二十九章	遠走高飛	228
第三十章	一位芳鄰	237
第三十一章	暴風雨	244
第三十二章	荒野	249
第三十三章	結局	252
跋		268

第一部

市鎮



第一章

社 会

一位沉静、衣冠楚楚、面孔給太阳晒得黧黑、长着金黄色短胡子、叫做謝尔頓的人站在杜佛車站一个書攤旁边。他正要启程到倫敦去，剛剛把手提皮包放在一节三等車廂的角落里。

經過了长期旅行以后，書攤上書販子推荐新出版小說的那种平板音調很悅耳——一个长着胡髭的路警的富有自信的答話，以及一对夫妇的干巴巴的話別，听起来也挺舒服。推着手推車的輕快的搬运夫、灰黯的車站以及縈繞着人們、空气和各种人声的那种淡淡的幽默味，都給他带来一种回家的感觉。同时他拿不定主意，到底是买一本叫做商場港口呢，还是买一本卡萊尔著的法兰西大革命。商場港口他以前曾經看过，可是，毫无疑问，还愿意再欣赏一遍，法兰西大革命他沒有看过，拿不准有没有欣赏的兴致；他認為他應該买后一本，却又舍不得放弃前者。就在他这么犹豫不决的时候，他那节車廂就要客滿了；于是，他匆匆忙忙地把两本書都买了，占了一个可以保障他权利的位子。他心想：“再沒有象旅行这样更能看出人們的本相了。”

車廂几乎是坐滿了，他把手提皮包放到行李架上，然后坐下来。就在開車的那一刻，又有一位乘客，一位面色蒼白的姑娘，

攀上車來。

“我坐三等車真傻，”謝爾頓想，他從報紙後面打量着他四周的乘客。

一共有七個人。在遠遠的角落上坐着一位頭髮斑白的鄉下人；他那空空的煙斗朝下，就象是從臉上凸出來的把手似的；他的面孔蒙蒙朧朧地布滿一種空空洞洞的表情，這是那般在艱苦生活的急流中消磨了一生的人往往會流露出來的表情。在他旁邊，是一位面色紅潤、寬肩闊背的男人，他正在和一位白髮蒼蒼、面孔尖削的人談論着他們的菜園；謝爾頓一直瞅着他們的眼睛，終於發現他們眼里露出一種多么奇特的神情——一種相互猜忌的友誼、一種互不信任的神態——他們的聲音雖然显得很愉快，甚至可以說是興高采烈，可是，自始至終似乎都在小心提防。他把眼光瞟過去，幾乎立刻就從一位半羅馬型女人的臉上彈了回來。她是一個丰满結實的女人，帶着一副乖戾的、十分心滿意足的面色，穿着一身黑白兩色的衣服，正在閱讀一本海濱雜誌，另一只光滑的、肥胖的、脫下了黑手套而戴着一根沉重的表煉的手放在膝上。

一位比較年輕的、面色紅潤的、忸忸怩怩的女人正坐在她旁邊，盯着那個剛剛進來的、面色蒼白的姑娘。

謝爾頓心里想，“這女孩子有一種使她們不歡喜的神氣。”她那棕褐色的眼睛無疑透露着驚惶的神色，她的衣服也是外國的式樣。突然間，他碰上了另外一對眼光；這對眼睛又凸出又湛藍，從那細瘦的歪鼻子上用一種狡猾淘氣的神氣瞪着他，又倏然避開了。這一來，使謝爾頓覺得他自己已經變成別人評論、嘲弄、吸引和爭取的對象了。他自己的眼光並沒有垂下來，那張紅潤的面孔，兩天沒有刮的淡紅色的胡鬚、長鼻子、厚嘴唇和譏諷的

表情，可把謝爾頓迷惑住了。“一副玩世不恭的面相！”他想，接着又覺得：“可多么机敏啊！”然后又想：“太玩世不恭啦！”

长着那副臉相的小伙子两腿張开坐在那儿，他那滿是尘土的褲脚和靴子在座位下斜斜地側向后面，他那发黃的手指尖卷縮着，象是在卷紙烟。那个衣衫破旧的年輕小伙子有一种奇特的超然的神态，在他头頂的行李架上，一件行李也沒有。

那位神色惊惶的姑娘就坐在这个异教徒旁边；也許是他的容貌沒有那种时髦派头，因此她選擇他作为她訴說衷曲的对象。

“Monsieur^①，”她問，“你会說法国話嗎？”

“完全可以。”

“那末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們在什么地方收票子？”

那位青年搖搖頭。

“不曉得，”他說，“我是个外国人。”

姑娘叹了口气。

“怎么回事啊，Ma'moiselle^②？”

姑娘沒有回答，两只手在膝盖上一只旧皮包上扭来扭去。車廂里突然弥漫了一片寂靜——就象兽类在临近危險时不由而發生的那种寂靜一样；所有的目光都轉到那两个外国人身上。

“是啊，”那位臉色紅潤的男人突然說，“那天晚上，他有点醉了一——老湯姆。”

“唔！”他的邻座說，“他会的。”

似乎有什么东西驅散了他們之間的互不信任的神情。那个长着羅馬型鼻子的太太的又肥胖又光滑的手抽搐地弯曲了一

① 法文：先生。

② 法文：小姐。

下；这个动作倒跟那种激动謝尔頓心灵的感觉遙相呼应。簡直可以說，手和心仿佛都害怕人家来請求援助似的。

“Monsieur,”姑娘帶着顫抖的聲音說，“我倒霉透了，你能不能告訴我該怎麼辦呢？我沒有買一張車票的錢。”

那位外國青年的臉顫動了一下。

“是嗎？”他說，“當然，誰都可能碰上這種事情。”

“他們要把我怎麼辦呢？”姑娘嘆了口氣。

“別喪氣，Ma'mosielle,”青年把眼光從左邊掃到右邊，接着便停落在謝尔頓身上。“雖然我此刻給你還想不出什麼辦法來。”

“噢，Monsieur,”姑娘嘆口氣說，雖然很明顯，除了謝尔頓以外，沒有人懂得他們在講些什麼，車廂里面有一種冷冰冰的味道。

“但愿我能幫你一個忙，”外國青年說，“不幸——”他聳聳肩膀，眼光又回到謝尔頓身上。

謝尔頓把手插進口袋里。

“我能够幫點什麼忙嗎？”他用英語問。

“當然，先生，你借給她一張車票錢，就幫了這位年輕太太一個天大的忙啦。”

謝尔頓拿出一個金鎊來，那位青年接了過去。他把錢遞給那女人，說：

“感激得很——Voilà une belle action^①！”

謝尔頓的心里涌起了一陣偶然對人布施之後所發生的疑慮；他事先沒有、事後却有了這種疑慮，使他覺得很慚愧，他偷偷地朝那外國青年瞟了一眼，外國青年正在用一種他聽不懂的語言和那姑娘談話。雖然本質上是一個流浪漢，但是這家伙的臉上

① 法文：這真是一件好事。

却露出普通人臉上所沒有的一種機警的氣質，一種堅忍的毅力，和一種嘲諷的神情，而当他掉眼看其他旅客時，謝爾頓不由意識到他無法加以說明的一種反感、鄙夷和懷疑。他半閉着眼睛往後靠着，極力想剖析這種新的感覺。在他鄰近的乘客的面容上和舉止上，並沒有他能夠捉摸得住、而且私下里可以咒罵的東西，使他覺得很煩亂。他們繼續在那種美妙的、稍具自覺的恬靜中談話，不過他知道，好像是他們每個人都親自對他附耳低語過一樣，這種可疑的事件已經震動他們的心靈了。一種不符合他們對禮節的觀念的行為——一種危害自滿情緒的行為已經發生了，這是不可饒恕的。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的表示憎恨的方式，談諧的，明達的，傲慢的，酸溜溜的或者調皮的方式。但是，謝爾頓內心裏却看到了他們心靈深处正和他自己一樣，彼此都有相同的感覺。因為他也感到了他們的憎恨，他氣憤他們，也氣憤自己。他盯着那位長着羅馬型鼻子的女人又丰腴又光滑的手。她手上的蒼白皮膚有一股孤芳自賞的味儿，手上的曲綫有一股冷漠而端莊的神情，那小指頭翹起來的姿勢，簡直形成了一種說不出來的了不起的神氣。這種神氣正具體表現了他同車幾位旅客的意見——社會的意見，因為他知道，不管有教養的人們是否感到討厭，任何八個人的聚合，甚至在一節三等車廂里，也等於社會的核心。

不過因為謝爾頓正在談戀愛，而且最近才訂了婚，因此他有理由可以不感覺到任何的一種不滿。於是他又去回想那冷靜漂亮的面孔、迅捷的動作、明朗的微笑，那是在他訂婚以後這段分離的考驗時間內，常常在他想象中出現的；他取出未婚妻最近的一封信，但是那位外國青年却語調急促地對他講起法國話來，使他立刻又把信收了起來。

“从她跟我講的看来，先生，”他說，向前探着身子，不讓那位姑娘听見，“她的处境很可怜。我原来真乐意帮她个忙的，不过，你瞧，”——他做了个姿势，謝尔頓从这个姿势上看到他的背心已經不在身上了——“我不是一个罗斯柴尔德①。她被人遺弃了，那个人答应跟她結婚，把她騙到杜佛来的。你瞧，”——他微妙地把眼睛一霎，指点出法国姑娘旁边那两个女人怎样已經把身子慢慢移开去——“她們小心翼翼地不讓衣服碰着她。她們都是有美德的女人。美德是多么好啊，先生！要是知道你是一位有美德的人那就更好啦，特别是在你从来也不見得会受到引誘的时候。”

謝尔頓忍不住笑了笑；他一笑，臉色就变得温和起来。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位外国青年說下去，“那些凭他們的天資和环境最沒有資格发表意見的人，却常常搶着第一个来批判。社会的判断总是很幼稚的，因为社会大多是由那些从来也沒受过磨炼的人組成的。瞧瞧这帮人吧：那些有錢人，要是他們不把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罵成无賴或是蠢貨，他們的錢財就保不住了。”

謝尔頓吃了一惊，倒不单单是为了从一个衣衫不整的、十足的陌生人嘴里迸出来的一种哲理，而是因为他把謝尔頓私下的想法用这种奇特的話說了出来。抑制着由于这个青年人所激发起来的那种具有奇特吸引力的异样的感觉，他說：

“我猜想你是个才到这儿来的生客吧？”

“我在英国已經耽了七个月了，就是沒有到过倫敦，”那位青

① 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 1777—1867)，德籍犹太人，倫敦有錢有勢的金融家。

年說。“我打算到倫敦去干点儿事业——是时候了！”他嘴角上浮现出一种辛酸、伤感的微笑。“要是我干不成，也不是我的过错。你是英国人嘛，先生？”

謝尔頓点点头。

“我这么問还得請你原諒，你的声調里没有那种我在英国人中間几乎常常听到的东西：一种——Comment cela s'appelle——一种从你們民族最偉大的品質当中产生出来的自以为是的味道。”

“那是什么呀？”謝尔頓笑了笑，問道。

“驕傲自滿，”外国青年回答。

“驕傲自滿！”謝尔頓重复一句，“你說那是一种偉大的品質嗎？”

“我还不如說，先生，这往往是一个偉大民族的最大的缺点。你們无疑是世界上文化最高的国家；就是这一点害了你們。我要是个英国傳教師的話，我就要对着你們的驕傲自滿痛下針砭。”

謝尔頓向后靠着，在思忖着这个不客气的意見。

“唔！”他終於說，“你不会受人欢迎的，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比別的国家更驕傲些。”

这位外国青年做了个手势，仿佛在証实这个意見。

“事实上，”他說，“这可以說是一种普遍的症状了。你瞧瞧这儿这些人吧，”——他眼睛迅速一瞥，指着車廂里的客人，很普通的一些人——“他們干了些什么，該对那些不与他們同道的人現出自命不凡的神气来呀？那个乡下人也許是另外一回事——他从来就什么也不想——可是瞧瞧那两个一个劲儿談瑣碎事儿

① 法文：这是叫做什么来着。

的家伙吧，酒花①的价格啦，馬鈴薯的收成啦，乔治在干些什么啦，以及一大堆諸如此类的事情——瞧瞧他們的面孔；我自己也是中产階級出身——他們有什么样的品德，可以証明他們有自滿的权利呢？沒有的事兒！除了馬鈴薯，他們什么也不懂，不懂的东西他們就害怕，就看不起——这一类型的人何止千千万万。Voilà la Société②。这些人表現出来的唯一品質就是懼怯。我是从耶穌会那儿受到教育的，”他結束他的話，“因此我自有一套想法。”

在普通情況下，謝爾頓一定会用一种文雅的話調喃喃地說：“唔！的確是这样，”然后就埋头看他的每日電訊報。但是，現在他並沒有这样做，为了一些他無法理解的理由，他盯着这个外国青年，問道：

“你为什么跟我說這些話呢？”

这个流浪漢——因為就他那雙皮靴來說，他實在比流浪漢好不了多少——躊躇了一下。

“当你象我这样到各处去游历的时候，”他說，仿佛決心要說出實話，“你自然就会挑選跟誰去談話，以及怎样去談話。所謂法則，无非就是必然的事情罷了；为了应付生活，就不得不学会那一套。”

謝爾頓本人虽然具有一种机警，却也听出了這些話里面的恭維性質。就象是在說：“我不怕你誤解我，不怕你因为我研究人类的本性，就当我是个无賴。”

“不过对那位可怜的姑娘就沒有一点儿办法嗎？”

① 像啤酒用的。

② 法文：那就是社会。